

# 遊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HK人與事  
朱昌文

新界北區的沙頭角，過去幾十年來一直被列為禁區，直至去年六月起啟動第一期禁區開放計劃，首先開放沙頭角碼頭。接着，今年進入開放的第二階段，從十二月開始，市民可以透過網上申請沙頭角的網上電子禁區紙，獲批後便可進入沙頭角遊覽。當局還公布了明年一月一日將啟動沙頭角第二期開放計劃，屆時市民可以遊覽除中英街以外沙頭角的地方。

日前，筆者與朋友參加旅行社安排的沙頭角一天遊，首次踏足這塊聽來很熟悉卻是很陌生的地方，眼見周圍的風景事物頗有新鮮感，其中最值得一遊的景點算是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位於沙頭角石涌凹的這座紀念館，是由大半世紀歷史的羅家大屋改建而成，曾是港九大隊抗日時期的活動基地。二〇一七年，有「香港抗日一家人」之譽的羅家後人，將這座由五間並排相連房屋組成、佔地八千多呎的祖宅，以象徵式的一元租金永久租出，用來建設香港第一座抗戰紀念館。經過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認真籌辦，加上多個愛國團體和學者的共同努力，歷經五年才告建成，於去年九月三日正式開幕。

「不忘歷史，同開新篇」，當筆者懷着崇敬的心情踏進紀念館台階時，迎面看到高牆上寫着的這八個紅底大字，精神不禁為之一振，心中意識到這趟行程不該視作一般的風景遊覽，應該看作是來一堂深刻的歷史課，要用心觀看展覽的內容，領會其中蘊含的意義。

紀念館展覽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香港抗戰中的中流砥柱港九大隊」，包括秘密大營救、港

九大隊抗戰史跡、抗日英烈等；第二部分介紹「香港抗日一家人」羅氏家族各人的抗戰事跡，抗戰時期這個華僑家庭有十一人參與港九大隊的抗日游擊活動，包括指揮作戰、後勤、情報交通、醫療工作、營救盟軍等。展覽用文字、照片和繪畫等詳盡說明，內容十分豐富。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堅持抗日的武裝力量，在三年零八個月的艱難歲月裏，勇敢的愛國戰士們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在香港各區開展游擊戰，有效地遏阻了日軍的戰略部署。日佔期間，港九大隊共有一百一十五名戰士為保衛香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用鮮血譜寫了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歷史傳統。

當我看到港九大隊在日軍佔領香港時參與一項秘密大營救文化精英行動的事跡時，腦海不期然浮起已故的老上司、《大公報》原社長楊奇的身影。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曾任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兼總編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南侵，香港淪陷，茅盾、鄒韜奮等居港抗日文化人頓時陷入險境。中共中央非常重視這批文化人士的安危，周恩來親自指示「要不惜代價搶救出這批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楊奇馬上行動起來，聯同各方人士共同努力，展開歷時十一個月的營救行動，終於成功協助八百多位文化精英及其家屬脫險，安全抵達內地大後方。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胡風、千家駒、廖沫沙、范長江、葉淺予、胡蝶、梁漱溟等。

這次大營救意義重大，被救出來的在港文化人都是重量級人士，他們對中國的文化發展和抗日救亡起了重要作用。楊奇是當年營救行動的見證者，他晚年根據本人的親身經歷、可靠的歷史文獻以及有關人士的口述材料，撰寫了一本專著《香港淪陷大營救》，詳細記述了這件歷史大事。



# 冬櫻花盛開



市井萬象

隆冬時節，雲南省多地的冬櫻花競相綻放。在雲南省玉龍縣一個小公園，小朋友在冬櫻花旁玩耍。

新華社

# 歲月無言



君子玉言  
小香

不知不覺，寫到本專欄二〇二三年最後一篇。又一年過去了。僅僅在這個欄目，我已經寫了幾個跨年，年年心境不同。歲月一路過來又過去，或是充滿故事，或是平平淡淡，到了歲末都是欲說無語，只剩一句慨嘆「時光真是不經過」。

一起入職的老同事彼此視為職場髮小，聊起我的經歷，都說真夠豐富，應該寫下來。想想這些年的職場生涯，特別是在香港那幾年，確實經歷了好多。回來後相對簡單了一些，披星戴月早出晚歸的打工仔模式。夜裏臨睡前，叫AI「小度小度，播放輕音樂。」小東西就會一直不停播下去，有歌詞的音樂是別人的故事，沒有歌詞的音樂，敘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伴眠的音樂，我會聲量略大一點，聲音太小耳朵總會不自覺地去捕捉聲音，反而充滿警覺而睡不着。

其實日子有很多值得記述之處，當時以為稀鬆平常，回過頭卻發現獨一無二。幸虧有這個專欄，她像一塊田，每周提醒我把所思所想栽種下來。一晃快四年。從數字大公園上把自己的文章一一下載瀏覽保存，文中所述的當時情景一點點浮現。

近四年的篇目中，有經歷「黑色風波」後遲遲難愈的應激情緒：不願回想那時的所見所聞，看見街頭殘留的塗鴉會心悸，看見戴黑色口罩的會疑懼，走進帶標牌的office大門總覺得四周有眼睛在盯着，一旦走進水馬圍擋區頓感安全，直至二〇二一年國慶街頭徹底恢復平靜，水馬撤掉，一下子痛快敞亮了、又一瞬間突感好像沒了安全感，後來才意識到我們已經擁有了法治帶來的更大的安全感……

篇目中，有不少關於疫情之下的生活和感受。在港時，足足吃了兩年多的盒飯，在南菜北菜之間來回選擇，其實就是無辣椒／有辣椒兩個口味的調換。街景就是辦公室一宿舍之間班車所連接的兩點一線。有時會步行，海邊／上環、中環、灣仔，偶爾會與好友沿跑馬地一路上坡，漫無目的隨便遛達，曾經

行至大坑道，街角一大蓬不知名的繁花掛滿花廊，如雲如霧；往陽明山莊的路邊沿途淨是紫荊花樹。也曾三五人到大哥位於南區的家喝茶，然後散步到赤柱海邊，拜拜媽祖廟，轉轉美利樓，到山上公園吹吹風，一路上聽大哥講他的精彩故事。也是這些人，曾到大潭水塘、城門水塘，啞啞一通走，出了汗透了氣；曾躲在上環小舖，小樓自成一統，圍爐夜話；好友輪流過了幾個熱鬧的生日，海上落日，如詩如畫……

也記述了對香港經歷「高燒」之後終於平穩的欣喜和期待，還有對香港深層次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體察，對香港治理的思考……直至回到北京，對香港的敘述才趨於平和輕鬆。篇目中，也穿插着對香港友人的感念，對故鄉和親人的懷戀；還有因疫情被隔離滯留、彈窗、航班合併的獨特經歷……

一篇篇看下來，其實故事很多。經歷了香港風高浪急到風平浪靜，經歷了疫情的恐懼到復甦，經歷了自己工作生活重心的轉移和重新安放，由客居嶺南到重回北地，一起一落差不多用了半年多才適應。經歷了非常時期遠渡重洋親人團聚，夏威夷的優美秘境，Stanford巨大的楓香樹亮出天際，各式各樣多肉仙人掌記憶深刻……

過去的歲月有諸多留戀，也有諸多不忍回首。生活本身並不時時刻刻充滿

美妙，最重要的是自己心境平和。經歷愈多之後，反而更能平靜地接受，甚至期待生活的淡靜，並且enjoy這種平淡的狀態。

曾經專注於大敘事大視角，後來發現生活中其實更多是一顆顆小星星組成，點亮着心情——衞術深處四合院裏的咖啡屋；樓下轉角處一株紅楓，大雪時節一夜變紅，直至冬至仍未落葉；坐在老家的老台門，懷想故鄉的老味道；從媽媽養在天井的花盆裏摘來幾枝繡球，坐飛機一路抱着；小寶終於可以從異國他鄉回來團聚，終於可以有閒暇飛到京都看楓葉、飛到溫哥華吃美食……

「活着的花，有一萬種活法。」人活着，也有一萬種活法。很多人與事，會隨着時過境遷漸行漸遠。想留下的未必留得住，但願意留下的，一定會一直陪伴你，偶爾一起坐坐就親切溫暖。

小心翼翼打撈着每一顆小星星，終於來到歲末，欣喜的是大家都安好。冬至聖誕節元旦紛至沓來，那些意料之中和不期而來的問候，告訴我們還在同一個朋友圈，還在時常彼此念起。往後歲月，或許不會有太多宏大敘事，人間的太陽月亮都只有一個，小小的繁星卻漫天閃爍，即使隆冬，也會有彩雲滿天。

以此告別二〇二三年，迎接二〇二四年。



# 妝白之冬



如是見  
王平安

寒潮來襲，氣溫驟降，大江南北飛雪飄飄，銀裝素裹朔風凜凜，大地被潔白的雪花覆蓋，它的美麗就像是一位妝白的女子，素雅清麗，處處散發着聖潔而深邃的白光。

步入郊野，大地白茫茫一片，樹枝上的水晶閃爍着銀白的光澤，宛如一串串珍珠，細膩而華麗。陽光灑下來，照在雪地上，如同一面明鏡，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雪花猶如一條潔白的絨毯，輕輕地鋪滿山河大地，讓整個世界都變得純潔而美麗。

在這個素白的冬日裏，大地彷彿進入了一種靜謐的狀態。樹木沉默了，花朵沉睡了，一切都沉浸在冰雪的懷抱中。寒風呼嘯而過，帶着冰冷的氣息，卻也帶來了一種震撼人心的美。彷彿大自然在這個季節裏，用寒冷的冬風喚醒了人們內心深處對美的沉思。

雪花紛紛揚揚飄落下來，宛如天使的羽毛，輕盈而柔美。它們在空中舞動，像在為我們演繹一場無聲的舞蹈，給人們帶來了一份心靈的慰藉。大地彷彿在告訴我們，生命是如此脆弱而美麗，我們應該珍惜每一個瞬間，感受到生命的真諦。人們穿上了厚厚的棉服，戴上了帽子和手套在雪中挪步，像一群群可愛的小熊。他們在雪地裏奔

跑、打雪仗、堆雪人，享受着這個季節帶來的歡欣與愉悅。

這樣的冬日，大自然彷彿也有了生機，樹木、草地、河流都變得靈動而富有生命力。樹枝上的冰霜在陽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五彩光芒，熠熠奪目而美輪美奐。草地上的雪花則像是一群歡快的孩子，在陽光下跳躍着、嬉戲着……河流宛如一條綵帶，緩緩地流向遠方，水面倒映着天空和樹林，美得宛如身處格爾格魯童話裏。

這個素白冬日，大自然就像一位慈祥的母親，用她的雪花為大地披上一層厚厚的棉被，她用自己的溫暖守護萬物，讓它們在寒冷的冬季裏得到保護和滋養，讓青青麥苗如嬰兒般酣甜於大地母親的搖籃。愛融化着冰雪也潤澤着萬物，讓人在冬的深處感受到春的融融暖意。

這樣的妝白之冬，讓人不由得想起了那些古老的傳說和故事，彷彿進入了冰雪的童話世界：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在皚皚白雪間前行、賣火柴的小女孩劃亮了最後一根火柴、孫康握卷「映雪讀書」……感受着大自然的靜美與力量，萬物有靈，天地大美無言。

大寒已至春不遠，在這個季節裏，萬物都在沉睡中等待着春天的到來。雖然寒冷依舊，蕭瑟滿目，但在疏影橫斜的梅香中，我們卻能感受到自然的律動與脈跳，枝丫間偶爾傳來的鳥鳴聲，都似在輕輕傳遞春的訊息，我在瑩潔雪白的雪花中，也嗅到了春的味道。



人生在線  
魯力

冬天到了，旭日從東窗斜射入屋，書房瞬間亮堂起來。靠窗而坐，陽光斜照，溫暖和煦，那一刻，心中無塵，萬物皆靜。不過，手中的書已為平板電腦所取代。環顧書房，書櫃裏的紙質書只有不到半架，裏面放的已是壽山石、硯台、水晶石，以及從世界各地購買的工藝品。只有書房裏擺放的一對清代紫檀椅，與一張金絲楠木官帽椅，還在散發着傳統的歷史與文化味道。

小時候，我喜愛讀課外書。與其他小朋友只看「小人書」等兒童讀物不同，在小學三年級時，我已能開始借助字典，閱讀小說等課外書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氓》、《紅與黑》、《紅樓夢》、《水滸傳》等都曾看過，還常為書中故事迷住，看到深夜。除了常到華新書店買些新書外，因所就讀的小學距離省立圖書館不到二百米，那時我拿着校徽就可以到圖書館辦借書證，每次可借兩本書，圖書館就成為我的大書房。

我自小就很想要一個書房。哪怕是個舊房子，那裏也裝着一個新奇的世界。但



◀冬日古城。

作者供圖

# 有間書房

沒有想到的是，我的第一個書房竟是被窩。兒時愛看小說，平時受母親管制晚上要讀課本，做作業。於是，常在關燈睡覺之後，還躲在被窩裏打着手電筒偷看小說。為此，母親發現後責罵了幾句。我還是不改陋習，竟用西漢時匡衡「鑿壁偷光」讀書之例為自己辯解，依舊在「被窩書房」裏，遨遊大觀園。好在平時學習成績尚可，才逃過了被父親打屁股的噩運。

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後，父親在郊外買了一幢磚木結構的舊式兩層小樓，結束了租樓生涯。母親在樓梯間闢了間小屋作為我的書房，買了三個書櫃，擺上一張書桌，一張靠背椅。於是，這個十平方米的小屋就成了我的第一個書房。經過數年收集，最多時藏書達兩萬多冊。白天泡一杯茶，晚上喝一杯咖啡，這個小天地就成了我閱讀、寫作、發呆的天堂。坐在書房裏，魯迅先生的小詩好像就是為我而寫「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到香港工作、生活之後，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間書房已成為一種奢望。在買了自己的住宅後，保留一張書桌，立一個靠牆書架，已讓我非常滿足。換了幾次房子，最後這次搬到大了些的房子，才闢了間小偏房作為我們的書房。

不過，搬入書房的主人並不是我，而是我的大孫女。

書房對於文人來說，是一種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存在。在漢文化巔峰的明代，文人的書房叫做齋。「書房」其實是現代流行的叫法。古人大多喜歡用齋、堂、屋、居、室、庵、館、廬、軒、園、亭、洞等字眼來命名書房。例如蒲松齡的「聊齋」、紀曉嵐的「閱微草堂」、劉禹錫的「陋室」、陸游的「老學庵」等，其中「齋」仍是古人書房最常用的字之一。在福州買了個老院子後，也有了屬於自己的書房。有朋友建議起個「什麼齋」的名號。不過，由於墨水不夠，一直無齋可出。我還是比較欣賞宋朝王錡的那首詩：「自詠自書點壁上，何須古畫與名碑。隔牆風落閒花片，日日飛來入硯池。」

時間流逝，斗轉星移，不覺間已白了少年頭。但是，不論外間滄桑如何，無論世事紛繁複雜，不管是否白髮蒼蒼，只要你走進書房，與書對望，總是感到春天般的溫馨。書是知識的海洋，暢遊其中讓人感到幸福與滿足。一間書房，就是你的世界。既存世俗之事，亦含塵外之心。閒品歲月，靜觀萬物，於煙火塵世之中，獨享一份清靜。